

## 味蕾的记忆

过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。节气驱赶着年味又会氤氲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,洁白的雪和晶莹的冰则把过年的期盼浸染进每一个人的心里。而老人们都知道,这年前的日子都是被眼巴巴盼着过年的孩子们催着走的。

闲来无事,翻看清人童岳荐所著有关膳食的《调鼎集》,看到里边有关豆腐的记载,忽然想起过去的陈年往事,味蕾里居然泛起多年没有过的老味道。这味道,正是过年时眼巴巴盼着外婆炸的嫩豆腐味道,是将嫩豆腐蘸着剁碎的腌辣椒品咂的味道。

关于豆腐的吃法,几百年前的《调鼎集》中就有烩豆腐、糟冬笋烩豆腐、煨透木耳烧豆腐、嘉兴豆腐、荷瓣豆腐、豆腐饺、干豆腐块的记载。现如今,豆腐的吃法中如香煎豆腐、肉末豆腐、凉拌豆腐、豆腐蒸蛋、鱼香豆腐、麻婆豆腐、砂锅豆腐等也不下几十种。但它们都不是我的最爱。年少时我最喜欢吃的,恰恰是不上桌的油炸嫩豆腐蘸剁椒。

上初中和高中时,每到学校放寒假,父亲就会要我回老家孝感,一个人坐火车转汽车再走路,去陪伴下放到农村的祖父母。可以想见,城里呆惯了的,在乡下实在过不惯,更何况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。因此,隔三岔五我就会跑去城里,在第一宫的外婆家住上十天半月,同租住在外婆家的孙医生的孩子孝鸣、孝梅一块儿逛街、玩耍。我是外婆唯一的外甥,和祖母不同,她不怎么管我,任我到处

## 乡村腊八粥

今年腊月初八这天,下着雨,冷风飕飕。但就是这冷风飕飕的下雨天,在乡村吃腊八粥最适合、最热闹,因为男人也得闲了,女人有帮衬了,能不热闹吗?

一大早,男人们就从各自的家里或扛一捆干燥杂木棍、或提来一只松树苑、或抱来一抱枯树叶,反正没有空手的,到高大敞亮的祖堂屋。他们点燃枯树叶,架起杂木棍、松树苑,开始烟雾缭绕。这个蹲下吹吹,吹得口水四溅;那个脱下外罩、双手提着当作蒲扇左右扇个不停,扇得青烟乱窜,呛得一个个咳嗽不止,眼泪都流出来。片刻,只听“嘭”一声,一团火光冲天,就闻到一丝糊臭味,就听见一声:“哎哟,妈呀,把

## 云湖雪

云湖雪,又给了我一次亲昵,又是我的重逢与朝圣。湖面是清冽的呼吸,是山魂凝成的素笺,是时光停驻的画册。雪落无声,却把千峰万壑谱成静默的乐章;风过无痕,却将冰晶雕作醒世的镜面。

那是晨光初破云层、寒风带领雪沫簌簌的美妙时刻,我走过湖畔的林道,倾听着远古的低语。湖岸的老杉披雪而立,枝干虬曲如篆书笔意,将细节藏于素袍之下。天地间一片澄明,仿佛万物皆经洗濯,心亦随之空灵轻盈——这雪,原是云中湖写给尘世的一封无字书信,以寂静为墨,以寒光作笺,只待有心人破译其中清绝的禅意。

九宫山的雾凇如玉屑闪烁,雪花随风飘洒,悄然覆盖天上的湖,这片静卧于群峰环抱中的湖水,似一面被冰雪封存的古镜,倒映着苍茫天色与杉枝垂雪。脚下石径已被素白湮没,每一步都踏响岁月回响;瑞庆宫檐角挑起寒光,香炉残烟凝成霜花,坠入石缝。松涛、风铃与冰凌坠地之声相和,如时光碎裂,这山、这湖、这雪,皆是天地间一场静默的对话。

九宫山的雪格外珍贵,每一片都是山魂遣来的信使,只为有心人展露芳姿。暮色染透雪野,远峰如墨,近树似玉,云湖化作天地间最澄澈的梦境。雪不语却以静胜喧嚣,山

嬉戏。而在临近过年的日子,我更是赖在外婆这儿不愿回乡下,除非祖母跑进城里,把万般不情愿的我揪回乡下。不愿回到乡下的原因之一,就是外婆准备要开炸过年的食物,我又能吃到久违一年的油炸嫩豆腐,姑且叫它“剁椒豆腐”。

记得开炸前一天,冬日暖阳下,外婆会买回老嫩适中的新鲜豆腐。太嫩了,经不起油水的烹炸;太老了,吸饱油则会腻味。把豆腐切成半指厚、掌心大小的三角形,整整齐齐摆放在竹篾笊箕上,晾在通风的地方。孝感冬日里的北风,像最有耐心的匠人,一丝丝抽去豆腐里多余的水分,让它变得坚实,不致放到手里会散掉。到了开炸的时候,我就会像一只小鸟一样,扒伏在小煤炉旁,眼巴巴地看着外婆支锅、倒油。在等待油开的当口,外婆会将腌好的剁椒从瓶中舀出几勺,放到一个盘子里。我知道,这是为我准备的。

油开了。原来满锅琥珀色的油沫已经不见,澄黄色的油汤咕嘟咕嘟泛起油花。这时,外婆就会把豆腐一块一块地放进油锅里,烧开的油面顿时拥挤着豆腐块浮动起来。外婆把长长的竹筷伸进锅里,夹起豆腐块,将它们正反翻覆,使豆腐受热均匀,软硬适中。当豆腐皮儿炸得染上一层金黄色,开始向外冒出细碎油汁时,外婆便会稳准地用竹筷夹起一块块豆腐,放进装有剁椒的盘子里,然后递给守在炉旁、因等候多时而垂涎欲滴的我。我把豆腐忙不迭地浸进剁椒里,让它两面都沾上剁椒,然后

我头发烧了一溜。”干柴烈火,大家团团围坐在一起,跷起二郎腿,侃天侃地侃年岁。

那边女人们比往年也更有劲头了,她们有的从家里端来新米、有的抓来花生、有的装来绿豆、有的捧来芝麻、有的称来白糖、有的推来柴火灶。她们一边烧水熬粥,一边纳着鞋垫或织着毛衣,东家长西家短聊得热火朝天。当聊到各自在外工作的儿女,开始一个个还眉飞色舞、欢声笑语的,忽然不知谁说了一句:“天这么冷,我那苕崽不知道冻没冻着,上次出门叫他带上冬衣,他硬是不带。”忽然就传来嘤嘤的哭声。

“哭什么,有什么值得哭的,孩子都这

无言却以势镇浮尘,来时轻盈,去时悄然,唯有清绝之姿镌刻人心。这雪境,唯有攀越寒阶、耐住孤寂者,方能窥见那瞬永恒皎洁。

九宫山的天空澄澈无杂,方能容雪的精灵着床;山势高耸,才易获新雪垂青。我曾挑着父亲做的书箱,揣着母亲做的麦面,在此泡云湖水、伴书香,深知自己如九宫的石子、云湖的水珠,此处便是故里。春有铅华,夏有清凉,秋有锦色,冬有素雪,人与自然相融,心音便与山韵同频。

我最钟情云中湖的雪,它如多情又调皮的妹妹,总爱沾满衣襟。雪是微缩的王朝,来去匆匆,却总让人满怀期盼和回望。每到冬日,人们不惧严寒,只为奔赴这场冰雪之约——孩童堆雪人、少年打雪仗、老者观雪景,相机定格飞舞的晶莹,仿佛天地借这场雪,洗净尘嚣,赠予世人一场纯净之梦。

许多人难登老鸦尖和铜鼓包赏雪,便将心愿寄于云中湖。这里是雪花飘落的雪场、学舞的课堂,雪的诱惑,令有心人甘愿等待。有时天色阴沉,仅飘几朵细碎雪花便悄然消散,让人懊恼却无可奈何,唯有静心期盼,待云层孵化出漫天飞雪,看它们成群结伙,铺就一片银色天地。

云湖四围,铜鼓包、笔架山、一天门、凤凰

趁热吃下去。当吃到四五块时,外婆会用她那河南口音提醒我:“莫吃了,吃多了会胀气打嗝的。”看着我还想吃的馋样,外婆会心疼地再夹起一块豆腐,递到我盘子里,佯作严厉地说:“好了,最后一块!”于是,一年中味蕾得到最大享受的时刻成为了记忆。等到来年,再来重复同样的场景。

我不止一次地对我的孩子讲过这大快朵颐的故事。我说它好吃,首先在一个“润”字。当豆腐瓢如同流淌在河谷里的清水,不停在我嘴里翻滚,它软糯甜醇的味道会通透到我的全身;而咬破那薄若蝉翼、色泽金黄的豆腐皮,外筋道内松软的豆腐渗出汁水,让那醇香迸溅出来,那种暖烘烘、热腾腾的感觉,又太令人痴迷。再说它蘸上剁椒。这辣味,敏捷地钻入被热气冲开、热油炸开的豆腐孔隙,与豆脂的肥甘猛烈地冲撞在一起,包裹整个口腔。就这样,热烫与鲜嫩的糅合,让豆腐立刻有了棱角,有了跌宕,有了灵魂。这所有的鲜、润、辣,如同一根根鞭子,抽打着我的味蕾,让那愉悦的感受变得愈加清晰而深刻。

这剁椒豆腐的滋味完好地封存在我的记忆里,清晰如昨。这滋味,属于那段时光,属于那种生活,属于那个世界。外婆走了,那个世界便不复存在;外婆不在了,那熟悉的味道便戛然而止。油与火的交响,是外婆写给我的大爱之曲;鲜与辣的凝练,更是外婆冬日里给予我无限的温暖。它不复杂也不奢华,却直抵人心,伴随我的一生,成为永恒的记忆,不会湮灭。

### 鲁敦喜

么大,他不会照顾自己?真是鸭棚的老板,操淡心。”扒着八字腿、烤得满脸流油的男人,向女人吼道。

“是是是,儿孙自有儿孙福,莫为儿孙做牛马。开锅,吃腊八粥喽。”

于是你一碗,我一碗,大家端着腊八粥,就着烧得噼里啪啦的柴火,吃得津津有味,满堂屋飘着粥香与笑声。这碗腊八粥,包含乡村一年沉甸甸的丰收,包含邻里间浓浓的深情,包含着对外工作儿女暖暖的牵挂,包含着对新春团圆最迫切的期盼。

一碗乡村腊八粥,在冷风飕飕中,温暖了一座古朴的村庄,温情了一群淳朴的乡亲。

### 雪雁鸣

岭如威武汉子,湖畔的水杉似亭亭玉立的佳人,一同呵护着这片湖水。它们的影子被云湖收纳,云湖则铭记着它们的容颜,彼此感恩,和谐共生。风雪来袭时,群山为云湖挡寒,树木为云湖遮风,却终究抵不过天高极寒,任雪花铺天盖地,将云湖渐渐冰封。云湖的雪不改初衷,亦有银粟、玉尘、玉龙等诗意美名,每一片雪花的飘落,都藏着看雪人的心意。我曾凭栏凝视,看雪花包裹着水城、凤岭与宫殿,时隐时现如海市蜃楼;风掠过冰面,奏出空谷清音,枝丫上的积雪似素绢,封存着夏日的痕迹,待春风来时,便化作水脉重逢。

雪花最怕孤单,总爱结伴飘落,它们奋力延长飘飞的时光,不愿落地后再无生机。大朵雪花不断覆盖云湖,湖水渐渐停止歌唱,被冰雪层层包围,最终彻底冰封,穿上厚厚的铠甲,唯有冰层之下,藏着春汛涌动的声响。赏云湖雪,不必撑伞,免得与雪隔一层隔膜;不必奔跑,免得惊扰了这无瑕的处子。雪映红尘,我心亦如雪,虽见冰魂雪魄,却觉人不如雪纯粹。待暖阳升起,冰面炸裂,湖水冲破桎梏,重获新生,而那些飘落的雪花,早已化作云湖的家族,藏进岁月深处。

我愿凿冰取水磨墨,为云湖修谱、为雪花纪年,记下这场雪的澎湃与沸腾云湖之约。

## 天台山足迹

■镇九州

浙东的天台山上有一行足迹,是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留下的。

清晨的天台山,薄雾缭绕,宛如一幅水墨丹青。我踏着露水浸润的青石板路,循着徐霞客游记中的足迹,开始了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四百年前,徐霞客用他敏锐的目光和细腻的笔触,记录下这座东南名山的万千气象。

山路蜿蜒,古木参天。徐霞客笔下“石梁飞瀑”的轰鸣声由远及近,如雷贯耳。站在观瀑亭,只见一道白练自悬崖飞泻而下,水花四溅,在朝阳的映照下折射出七彩光芒。这景象与《徐霞客游记》中的描述何其相似:“悬流千丈,飞珠溅玉,声如雷霆。”我不禁想象,当年徐霞客站在这瀑布前,是否也曾为这壮观的景象所震撼?

转过山腰,一座古朴的寺庙映入眼帘。这是国清寺,天台宗的发源地。寺内古柏苍翠,梵音袅袅。徐霞客曾在此驻足多日,与寺僧谈经论道,考察寺院建筑。如今的国清寺,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格局。大雄宝殿前的古柏,据说已有千年树龄,枝干虬劲,花开时节暗香浮动。我轻抚粗糙的树皮,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的脉搏。

沿着石阶继续向上,来到华顶峰。这里是天台山的最高处,也是观日出的绝佳地点。徐霞客曾在此写下:“四望无际,云海茫茫。”今日天气晴好,极目远眺,群山起伏,云雾缭绕,宛如仙境。山脚下的村庄炊烟袅袅,与山间的云雾交织,构成一幅动人的田园画卷。

下山途中,我特意寻访了徐霞客当年借宿的村落。四百年过去,这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昔日的茅草屋变成了白墙黛瓦的农家小院,泥泞的乡间小道变成了平整的柏油路。但不变的是村民的热情好客,他们依然保持着徐霞客笔下“淳朴好客”的民风。一位老人告诉我,村里正在发展生态旅游,许多游客慕名而来,就是为了追寻徐霞客的足迹。

夜幕降临,我坐在农家小院的竹椅上,品着天台山特产的云雾茶,回味这一天的所见所闻。远处传来阵阵蛙鸣,与山间的松涛声交织成曲。我想起徐霞客在游记中写道:“天台之胜,在于山水之奇,在于人文之盛。”确实,这座山不仅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着世人,更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而熠熠生辉。

四百年来,天台山见证了时代的变迁,但徐霞客精神却历久弥新。他勇于探索、求真务实的精神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。如今,天台山已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,每年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。当地政府大力发展生态旅游,既保护了自然环境,又带动了乡村振兴,这正是对徐霞客精神的最好传承。

临别前,我再次登上华顶峰。朝阳初升,云海翻腾,天台山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。我仿佛看到徐霞客的身影,他背着行囊,手持竹杖,正向着下一个目的地进发。这位伟大的旅行家,用他的脚步丈量大地,用他的笔记录山河,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天台山之行,不仅是一次自然之旅,更是一次文化之旅、精神之旅。在这里,我深切感受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美好,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,领悟到了徐霞客精神的永恒价值。

这座山,这个人,这种精神,告诉我们,只要怀揣梦想,勇于探索,就一定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。